

# 反讽:《无名的裘德》的叙事策略

曹冬梅

(安徽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摘要】**在《无名的裘德》中,哈代成功地运用了反讽这个叙事策略,具体体现在小说的环形结构的安排,全知视角和限知视角的交替使用和叙事距离的控制。反讽策略的成功使用更加深了主题的表现。

**【关键词】**无名的裘德;反讽;叙事策略

**【中图分类号】**I561.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08)01-0033-04

## 一 前言

《无名的裘德》(Jude the Obscure)是托马斯·哈代最后一部也是最好的一部小说,国内外评论界多从社会学、历史学、文化学角度对其进行外部研究,全方位多角度地批判了哈代德宗教观、自然观、女性观、本土意识及悲剧意识。然而小说是一种叙事艺术,叙述是任何小说的文体特征。《无名的裘德》具有维多利亚时期小说的典型特征,而其独特的叙事策略——反讽的运用也达到了高峰。本文拟从结构安排、视角运用、叙事距离控制三个方面来阐述哈代运用反讽这个叙事策略在更深层次上体现了小说的悲剧性,无情地拷问了维多利亚时期冷漠与非人格化的社会力量,深刻地质疑了“心存善念”的上帝的存在。

## 二 《无名的裘德》中环形结构的安排

在《无名的裘德》中,哈代运用了精致的叙述形式把普通的故事升华到了审美的高度。小说正文六个章节前都有章前小引,对事件进行预叙和补叙,并与小说标题、小标题和尾声整合起来,环环相扣,加强了作品内容所决定的悲剧性,为反讽策略的运用做好了形式上的准备。不仅如此,情节内容中人物经历的相似和重复,小说主题的反复渲染,也构成了大小不一、层次分明的环形结构。这种环形结构的运用,“巧妙地将发生的事件和人物最终遭受的悲剧有机的联系起来,使人感受到似乎是命运在捉弄人。”<sup>[1](P535)</sup>哈代正是运用这种环形结构对这种无常、甚至荒诞的命运进行了反讽。

小说章节前引言或摘自古希腊、罗马诗人和哲学家的名篇,如安托奈那的《沉思集》,或摘自近代英国诗人的名句,如布朗宁的《太晚了》,或圣书外篇。小说每章引言都与本章内容有关。一是为每章预设的内容的提示语,与章中尾声想呼应,于是每一章都是相对封闭的环行结构。另一方面引言多是前人的话,寄寓了作家个人和集体群落的智

慧,暗示了故事曾经发生,小说中正在发生,将来还可能发生,从而揭示了命运的循环往复,对命运的不可把握性进行了反讽。如第一章引用了《新约外书》中先知艾司德拉司的一句话,“不错,有许多男子,因为女人而丧失了神智;又有许多男子,因为女人而丧了命,栽了跟头,犯了罪恶……啊,诸位啊,女人既然有这样的本事,那怎么能说女人不厉害呢?”<sup>[2](P11)</sup>这与章中故事相呼应,暗讽在学术上雄心勃勃、力求进取的裘德轻易地陷入了粗俗的艾拉白拉婚姻的陷阱。引言的语调轻松诙谐,而故事内容却沉重而具有悲剧性,引言中这种对语境明显的歪曲使得话语和思想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反差,因此极具反讽意味。

小说情节安排上也充满了环形,大环套着小环,从主人公裘德、淑到费劳孙、艾拉白拉,人人都在跳着环形之舞,小说中人物不论付出多少努力,最终回到命运的原点。艾拉白拉便是其中一例。艾拉白拉的前半生围绕“追求裘德抛弃裘德”这个环形而旋转,她因为裘德可能有出息而嫁给他,婚后发觉裘德并非如她所料,因而抛弃他远嫁澳洲。澳籍丈夫死后,她又恢复本性,决定把裘德抢回来。她故伎重演,在裘德因淑自责离去回到费劳孙身边而痛苦难耐时,将他灌醉而再次骗他成婚。可当裘德快要死去时,她却勾搭上了江湖郎中,再次将裘德抛弃。

主人公裘德、淑,甚至费劳孙挣扎、奋斗,然而再次回到生活的原地时,人生中却充满了悖论。裘德的一生就是一系列的圆周运动,从希望到失败,再到新的努力,但是这些圆周运动是呈螺旋型下降的趋势。裘德11岁时,他经历了人生中最具有意义的一次离别,他的老师也是他唯一的朋友只身前往基督寺求学。童年的孤寂,老姑太太的责问,他帮工的农夫的鞭笞和作践,使他发出“事情并不完全象他过去想的那样音律和谐。”<sup>[3](P15)</sup>他异常渴望他的

收稿日期:2007-10-29

作者简介:曹冬梅(1981-),女,汉族,安徽淮南人,安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老师所去的地方——基督寺,在他眼里“那是一座光明的城市……知识之树就长在那里……那是一座可以叫做用学问和宗教来守卫着的城堡……”<sup>[12](P26)</sup>其间,由于艾拉白拉的介入,裘德对学术的追求和基督寺的向往中断了,裘德落入了一桩不明智的婚姻的圈套,这段婚姻随艾拉白拉抛弃裘德前往澳洲而告一段落。之后,他开始向基督寺进发。然而基督寺文化的颓废,学术上的贫乏,都预示着裘德的失败和幻灭。“他的未来如同他的过去,在他充满的前行中,他在快速地倒退。”<sup>[13](P149)</sup>裘德在他学术之梦破灭之后,转而追求宗教。同样这一追求被现实无情地打破了,他转而追求爱情,其结果是他和他的至爱——淑并没有能完成他们灵与肉的结合。他最终回到他梦想开始的地方——基督寺。在基督寺纪念日的喧嚣和骚动里,闭上了他的眼睛。在这一系列的失败与幻灭的打击下,裘德信仰也发生了蜕变,开始时是一个虔诚的教徒,到死时完全弃绝了他的宗教信仰,大骂基督教和社会习俗。裘德从渺小卑微的存在渴求声名显赫、受人尊重,但仍以默默无闻的死亡来完成他的环形之舞。他的一切努力和挣扎都徒劳无功,似乎是无情的命运在捉弄人,而上帝只是冷漠、无情、不知善恶的存在。

小说的形成结构不是作为外在的附加物增添于内容上,它是内容的一部分。哈代独具匠心地安排了《无名的裘德》的形式上的和语意上的环形结构,小说中的人物无论是才华横溢、进取向上的裘德,还是下流无知的艾拉白拉,无论裘德和淑的反抗、叛逆,还是芸芸众生的随波逐流,人人最终回到生活的原点。这无不充满了讽刺和悖论。“只有上帝才是卓越的反讽家,因为他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超越风俗,独揽一切,永不泯灭,无拘无束……受朝弄的原型是人,他(人)反而被认为深陷时间和事物之中,盲目行动,临时应付,生命短暂,不得自由……”<sup>[4](P55)</sup>哈代在反讽命运的同时,也向我们揭露了当时的社会、道德、宗教、法律和婚姻制度对人的天性、自由和愿望的压制,否定了人格化上帝的存在。

### 三 《无名的裘德》中全知视角和限知视角的交替使用

在《无名的裘德》中,绝大部分情况下,哈代采用的是第三人称全知全能的叙述视角。“叙述者处于一种全能的上帝的位置,既超越作品中人物,同时又充分了解他们的思想情感,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但是由于这种叙述者既不与人或读者合一,也不在作品中直接露面,而是作为无所不在的‘

隐形人’贯穿于整个作品,使得叙述者,叙述对象与读者之间总是保持最大的距离;相应地,相互之间的感应力下降到最低值。”<sup>[5](P197)</sup>如此有利于创建反讽典型情境:居高临下感,超脱感和愉悦感。但是,北京大学教授申丹在《视角》一文中提出:应在第三人称全知全能的叙述视角基础上区分第三人称叙述中两种不同的“限知视角”:其一,全知叙述者“选择”仅仅透视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对其他人物只是“外察”,所谓“限知”,是叙述者选择性地限制自己的“内省”范围,这种模式可称为“选择性全知”。其二,全知叙述者用人物意识替代自己的意识来聚焦,人物的感知本身构成叙述“视角”,所谓“限知”,是人物自己的视野有限,这种模式可称为“人物有限视角”。<sup>[6](P53)</sup>在《无名的裘德》中,出现了“限知”模式之间以及全知模式的交互作用,全知叙述者和故事主人公交替充当“观察之眼”,产生了不同于传统第三人称全知全能模式的审美效果,也为反讽情境的产生提供了有利的叙事视角。

由于启用第三人称全知全能视角,“作者和观众或读者(听话人)已知事实真相和事态发展结局而剧中人物蒙在鼓里。”<sup>[7](P93)</sup>“反讽的对象除了自己眼前发生的事,对其它事都一无所知或视而不见。”<sup>[4](P99)</sup>裘德与艾拉白拉初见相识,叙述者通过描述艾拉白拉与其它两位同伴的对话已准确无误地告诉读者,艾拉白拉试图设计圈套将裘德弄到手,对于她嘍起的酒窝,浓密的假发,胸口孵小鸡以及假怀孕的伎俩,我们读者在这位万能的叙述者的引导下已了然于胸,然而裘德却蒙在鼓里。他心里是一片缠绵的柔情,觉得:“有这样一个漂亮的乡村姑娘,不怕委屈了自己,同意和她散步,真是荣幸之至,光辉之至。”<sup>[2](P54)</sup>他甚至认为:“他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真正生活!爱女人,比作大学毕业生,比作牧师,都好得多;不错,比作主教都好!”<sup>[2](P58)</sup>小说中的其它人物对裘德的处境有清晰的认识,“全教区的,没有一个不说,年轻的范立是一个大傻瓜。”<sup>[2](P71)</sup>读者此时也对他的性格弱点和悲剧的结局已有初步的感知,为他的天真无知痛惜,而此时的他除了对艾拉白拉的迷恋之外,什么也顾忌不到,轻易地将他经过多年地思索和努力而制定出来的求学计划抛之脑后。这种对比的反差起到了反讽的效果。

然而叙述者有时放弃他的全知全能上帝的位置,有选择地对人物地内心活动进行透视。由于裘德作为本篇小说“唯一的主人公”,其它的人物只是对他人物形象的衬托和渲染,所以限知视角的运用在裘德与其它人物关系上体现得尤为明显。裘德

和淑的关系是小说描述的重点,他们相知相恋却以悲剧结局。裘德从看到淑的照片开始到他生命的终结对淑的感情可谓“狂热”,而淑对他总是若即若离。在读者看来,裘德总是一厢情愿地执着于对淑的情感,对淑的内心世界所知甚少。正是裘德的“一厢情愿”和淑的最终离去,使得裘德的整个追求爱情的过程具有反讽意味,而这种效果的达成与限知视角的运用是分不开的。叙述者聚焦于裘德的内心世界的描述,而对淑的内心世界的活动有意忽略,只是通过对话和行动等来刻画人物形象。裘德在梅勒寨时收到淑的来信,信中淑告诉裘德自己要 和 费 劳 孙 结 婚, 并 要 求 裘 德 向 她 道 喜 并 且 为 她 主 婚。这个消息对于裘德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淑的要求更是不近情理。裘德此时的内心活动得到细致入微的刻画,他的痛苦矛盾和挣扎淋漓尽致展现在读者面前,他先是“身子都站不住了;早饭也吃不下……心里的滋味,比痛哭还难受。”<sup>[2](P224)</sup>接着他猜测淑突然结婚的原因,怀疑是自己以前与艾拉白拉的婚事刺激了她、促使她仓促结婚的,觉得:“淑是处于一种非常别扭,走投无路的地位上的。可怜的淑!”<sup>[2](P225)</sup>但是叙述者完全没有描写淑的所思所想,只是通过淑的来信来告知读者自己要结婚的信息。淑在信中对自己要结婚的消息轻描淡写,甚至对裘德提出无礼的要求:“你得给我道喜。你记住了,这是我告诉你的,不许你不听。”<sup>[2](P224)</sup>“你能不能给我主婚?除了你以外,就找不到更合适的人……”<sup>[2](P225)</sup>裘德的痴情、对淑的宽容与淑的任性形成强烈对照,预示了裘德的爱情注定以失败而告终。在这里叙事视角仅仅聚焦于裘德的心理描述,其他人物的内心世界具有不可知性。裘德的内心活动失去了共鸣的支撑,显得可悲而又可笑;而外在于他内心的力量显得冷漠、无情,叙述者无形中对阻碍裘德爱情的社会力量进行了批判,对心存善念的上帝的存在提出了质疑。

#### 四 《无名的裘德》中叙事距离的控制

在《无名的裘德》中,作者的悲剧意识无不渗透其中。由于当时社会风气的封闭保守,社会制度的腐败僵化以及自身性格的弱点,裘德的求学、求爱之路注定以失败而告终。然而,叙事者的语调和所叙述的内容形成强烈的对照,使话语和思想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反差;叙述者以冷静、节制和超然甚至轻松的叙事态度呈现了人物的悲剧,从而产生了叙事距离,造成了叙事者与人物和读者的疏离,反讽的策略在更深层次上加深了悲剧感。“反讽可以毫不动情地拉开距离,保持一种奥林匹斯神祇式的平

静,注视着也许还同情着人类的弱点;它也可能是凶残的,毁灭性的,甚至将反讽作者也一并淹没在它的余波之中。”<sup>[18](P227)</sup>

裘德11岁时帮助农夫晁坦看麦场,防止小鸟来啄食。然而裘德感到“一种共生天地间的同感”<sup>[2](P11)</sup>将他自己的生命与小鸟的生命联系在一起,同样的卑微、渺小、可怜。于是他放任小鸟来吃麦子,因而遭到农夫晁坦的毒打。但是叙述者并未沉浸在裘德自怜自艾的情绪中,而是冷静地分析“他的品性上既然有这种弱点,那就等于说,他这个人生下来就要受尽痛苦的,一直受到他那无用的生命闭了幕,他才能脱离苦海。”<sup>[2](P13)</sup>如此,叙述者不但为裘德的悲剧结局埋下了伏笔,而且悄无声息地拉开了他自己与人物的距离,使自己处于超脱、居高临下的位置,对裘德的性格弱点进行了反讽。

裘德初到基督寺时,已经是夜幕时分。在沉寂的街道中,他浮想联翩,神游天外,与历代的学者进行对话与驳斥,各种声音在他脑海中混响一片。“美丽的城市啊!那样尊严,那样可爱,那样静穆,在我们这一个世纪里,求知的生活这样猖獗,她却丝毫没有受到丝毫没受到它的摧残!……她那种难以形容的魔力永远在那儿号召我们,叫我们走向大家真正应走的道路,走向理想的目标,走向完美的境地。”<sup>[2](P105-106)</sup>在这里裘德和读者都似乎沉浸在基督寺光辉灿烂的历史中和历代思想家博大精深 的思辨中。然而,叙述者有意拉开他与裘德的距离,话锋一转,在第二天就揭露了真相。“在夜里看来完美无疵合乎理想的东西,到了白天,就变成了或多或少带有缺陷的现实之物了。”<sup>[2](P107)</sup>理想和现实的差距,基督寺光辉的历史和不堪的现实,裘德对基督寺的狂热和它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漠形成了对照,不仅预示裘德的失败,而且对他到基督寺求学所做的种种努力进行了反讽。

叙事距离在小说的结尾被拉倒了最大化,反讽策略的运用也达到了顶峰。裘德死去时,与他一生有瓜葛的两个女人都不在他身边,淑在费劳孙身边忏悔,艾拉白拉急不可耐地加入音乐庆典之中,而且宗教和学术的虚妄也使裘德产生了幻灭之感。裘德之死令人扼腕,然而裘德之死却被精心安排在音乐会和舞会的喧哗和骚动之中。叙述者一边以无比轻松快乐的语调描写外边人群的喧闹,一边轻描淡写地告知读者裘德的死亡。叙述者(反讽者)完全抽身事外,在不经意中嘲讽了人物。小人物裘德生命的渺小卑微可见一斑。他生前的勃勃雄心与为之而付出的种种努力,无不可笑可悲可叹。

## 五 结语

以往对《无名的裘德》的研究往往注重对其思想内容的探求,却忽略了其本体特征——叙述。本文尝试探讨了叙述特征在反讽策略运用上的体现:

环行结构的安排、全能视角的交替使用、叙述距离的控制。反讽策略的成功运用在更深层次上深化了主题,对维多利亚时期的宗教观和道德观提出了挑战,对“心存善念”的上帝的存在提出了质疑。

###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侯维瑞.英国文学通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2]托马斯·哈代.无名的裘德[M].张若谷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3]Sumner,R. Thomas Hardy: Psychological Novelist[M]. Macmillan Press, 1986.  
 [4]D.C.米克.论反讽[M].周发祥译.北京:昆仑出版社,1982.  
 [5]金健人.小说结构美学[M].浙江: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  
 [6]申丹.视角[J].《外国文学》,2004年第3期.  
 [7]文学术语汇编(A Glossary of Literature Terms)[M].艾布拉姆斯(Abrams, M.H).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  
 [8]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M].伍晓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 Irony: the Narrative Strategy of Jude the Obscure

CAO Dong-mei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Anhui241000)

**Abstract:**In Jude the Obscure, Thomas Hardy successfully employs the narrative strategy—irony. The success of this strategy in this novel lies in the arrangement of circular structure, the alternative usage of the omniscient point of view and the limited omniscient point of view and the control of the narrative distance which in turn contribute to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theme of this novel.

**Key words:**Jude the Obscure; Irony; Narrative strategy

(责任编辑:张俊之)